


**乌克兰议会副议长掐议员脖子**

在5月18日一次会议上，乌克兰议会副议长亚当·马泰恩尤科掐住议员奥列格·利亚申科的脖子，并将他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整个过程被录像后在网上热播。


**韩国议员性骚扰女学生又诬告记者终获利**

韩国执政党大国家党议员康容硕因性骚扰女大学生和诬告记者，于当地时间25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，缓刑1年。


**埃及前总统及两个儿子被送交法院**

埃及总检察长马哈茂德24日决定将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及其两个儿子送交刑事法院审判，指控他们蓄意谋杀抗议者并且滥用权力谋取私利。


**德国纳粹二战期间曾训练狗“讲话识字”**

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，为了赢得战争，曾经训练狗讲话、阅读和拼写。酷爱养犬的希特勒希望狗可以与它们的主人沟通。

## 周末人物 日出东方·建党90周年纪念特刊

2011年5月8日，96岁的李德生将军与世长辞。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时候，人们会铭记将军的英雄传奇。

# 李德生：从放牛娃到英雄将军

□ 吴志菲

在一般人的直觉里，一个出身贫寒的山村放牛娃与战功赫赫的将军，两种形象互不搭界。但是，在曾担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、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的李德生将军的人生旅途里，这样看似不可能有交点的两种命运却如天衣般拼接得无缝无痕。也因为如此，李德生将军的人生充满着传奇色彩。

## 14岁的放牛娃 赛跑圆了红军梦

李德生的家乡在大别山腹地，河南光山县柴山堡一个叫李家洼的小山村(今属新县)，1916年5月，他出生于当地一个贫农家庭。

在母亲的操办下，7岁的李德生开始跟着一个裁缝师傅学手艺。可是，年幼的李德生还不能体会母亲的苦心，他总觉得天天闷在屋里，给师傅干家务活，什么也学不到。于是，他对母亲说不想当裁缝，要去放牛。

比起学裁缝手艺，放牛很苦，但天性好动的李德生却更喜欢流连于无拘无束的大自然。

穷苦人家的孩子早就远离了欢乐的童年，而李德生记忆里的童年，难忘的是从来也吃不饱的感觉。因为家里太穷，他从来没过生日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，后来据远房的叔叔婶婶回忆，才知道自己生于1916年5月，但究竟是哪一天出生，就谁也说不准了。

1928年6月，红军解放了柴山堡地区，建立了苏维埃政府。次年，李家洼成立了儿童团，在20多个孩子中，李德生被推举为儿童团团长。

在儿童团为红军送信、带路时，李德生接触了不少红军战士。他看到红军队伍里也有不少小兵，当红军战士的愿望便越来越强烈，一个红军营长得知李德生是儿童团团长，很是喜欢他，但见他年纪小，又有些犹豫。他指着自己的通信员对李德生说：“你跟他赛跑，要是赢了他，我就带你走。”李德生一听这话，马上拉着通信员去赛跑。从小放牛，什么爬山跑路对李德生来说，都是非常轻松的，而通信员背着子弹带跑却不大方便。果然，李德生领先跑了回来，营长看李德生那么认真的模样，哈哈大笑起来。就这样，14岁的李德生圆了自己的红军梦。

## “上甘岭”战役 是他军事生涯的一个亮点

1952年10月14日，美国在无理中断板门店停战谈判后，发动了以夺取上甘岭地区为主要目标的“金化攻势”，代号“摊牌作战”。敌人攻击的我军阵地是五圣山南麓的597.9高地和1537.7高地北山，这两个小山头不足4平方公里。这两个阵地当中，有个小村子名叫上甘岭，战役因此得名。

上甘岭地区进行的一场战斗，是一场大战，恶战。

为了便于指挥，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作出部署，决定组织五圣山指挥所，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，统一指挥在上甘岭前线作战的十二军、十五军所属部队。王近山将军说：“李德生上去，我就可以放心睡觉了。”

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争夺战，敌军伤亡惨重，无力再发动大的攻势。到了12月初，志愿军粉碎了敌人最后一次猛烈的进攻，完全稳固了阵地。战役结束后，五圣山前线指挥所奉命撤销，李德生返回十二军工作。上甘岭战役中敌我双方投入的兵力超过10万，炮兵火力密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水平，是朝鲜战场上战斗最艰苦、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。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，打出了中国的军威、国威。

李德生在朝鲜战场尤其是上甘岭的出色指挥，为全国瞩目，也在他的军事指挥生涯中打上了永不褪色的光辉印记。

## “文革”时制止安徽武斗 是一个“漂亮仗”

“文革”初期，李德生时任南京军区十二军军长，驻守苏北地区，按照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要求，负责江苏淮阴、盐城地区的“三支两军”工作。

1967年夏季，李德生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，于7月28日赶到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，受领“三支两军”的新任务。

安徽自“文革”开始后，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，出现了“夺权派”和“反夺权派”。

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，中央决定成立了安徽省军管会，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。而武斗不断升级，越演越烈。周总理特别强调，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，非常着急，在



这紧急时刻，派十二军去安徽，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。

受领任务的当晚，李德生几乎整夜未眠。据当时所知，前期介入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部队中，遇到挫折或犯错误的，为数不少。怎么才能按照周总理的指示，去完成安徽的“三支两军”任务？抓住制止武斗，稳定局势这一条，有可能走出一条解决安徽问题的路子来。

8月8日晚，武斗终于爆发。李德生冒着风险带领3个连队赶到现场，阻止两派武斗，开始收缴武器，拆除街头堡垒。同时，派出大批干部、战士做两派和群众的思想工作，并组织所有舆论宣传工具，宣传党中央制止武斗的指示。9月初，李德生下令大规模收缴各派及群众手中的武器，并将操纵武斗的头头全部控制起来。十二军在安徽制止武斗、收缴武器的情况，被新华社《国内动态》登载，反映到中央。毛主席看到这份“动态”后，于9月13日，亲自批转全国。

1968年4月，安徽革委会在艰难环境中成立，李德生任主任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，后任省委第一书记。6月26日，震惊全国的芜湖事件爆发。冒着枪炮声，李德生亲赴芜湖解决事端。

李德生不顾个人安危的举动足以叫两派群众感动，也大大震撼了造反派头头。第二天，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都交出了武器。数日后，芜湖事件平息。

“李德生亲临现场制止芜湖武斗”也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佳话。

## 毛泽东两问年龄 促成他从地方到中央

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。李德生作为安徽省主要负责人列席了会议。会议期间，周恩来在宣布分组名单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，毛泽东接话问道：“哪个是李德生？”毛泽东在延安时，曾化名“李得胜”，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。现在听到与“李得胜”谐音的“李德生”，也许毛泽东感到分外亲切。

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道：“李德生同志是十二军军长，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。”

毛泽东微笑着问道：“不认识你呀，你是哪个地方人？”

“报告主席，我是河南新县人。”李德生回答道。

毛泽东又问：“你今年多大年纪？”“52岁。”李德生回答。毛泽东向大家说：“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。芜湖整得不错嘛。”他又转问李德生：“你们是怎么搞的啊？”“就是大造舆论。”李德生的话引起了与会同志的一片笑声。

1969年4月1日至24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。

九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后，当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，毛泽东又一次点名：“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。”周恩来示意李德生站起来。李德生摘下军帽，立正站好，让毛泽东仔细端详。毛泽东眯起眼边问：“多大年纪了？”李德生回答说：“53岁。”李德生已在毛主席心里留下深刻印象。

当年7月，李德生调北京后，先任职于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，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，同时仍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南京军区副政委。几天后，李德生接到通知：主席要见见他。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，这在李德生是生平第一次。这次，他随同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房，李德生不免有些紧张。他发现，房间里没有什么摆设，满眼都是书，连睡觉的大床上也堆着书。

谈话间，毛泽东随手拿起陪同一起来的周恩来的老花镜，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，还远看看合适不合适。这个举动让李德生备感亲切。毛泽东问李德生曾看过《红楼梦》，还认真地读：“要读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我看了5遍才解开。《天演论》和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也要看。”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的指示，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明白，这是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，博古才能通今。

1971年9月12日中午，毛泽东南巡返京，在丰台站下车。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，周恩来亲自指派李德生秘密到丰台火车站迎接。这时，毛泽东已经对林彪叛党行为有所估计，他告诉大家要提高警惕，防止分裂党的行为，并让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。当日晚，李德生从北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，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，会议进行到晚上10点多钟，突然，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出去了。周恩来总理一直在电话间没有回来，会议讨论

停了下来。

直到午夜12点过后，总理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，告诉他，零点32分林彪于北戴河乘坐三叉戟强行起飞。指示李德生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，代替总理坐镇指挥。听到这一消息，李德生深为震惊，来不及多想，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，乘车向空军大院驶去。

在空军作战值班室，李德生紧张地注视着雷达屏幕，并不断地将林彪所乘飞机的位置、高度、方向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。眼看亮点缓缓向北移动，消失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，李德生立即打电话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，总理说：“已请示主席，主席说：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由他去吧。”事后，周恩来说：“当时情况不明，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，他是只身入虎穴，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，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。”

1973年8月，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，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政绩走上了党的副主席岗位。党的十大后，毛泽东搞了一次除新疆、成都和昆明外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。李德生当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，和沈阳军区的陈锡联对调。在军委会议上，毛泽东对军区司令员对调提出了具体意见，说到李德生在北京军区工作时间并不算长时，他同李德生开玩笑说，“你家出了个李铁梅，你就是‘李铁梅’，你是陪绑的。”他还风趣地连说两遍：“李德生活到九十九，上帝请你喝烧酒。”

李德生到沈阳后，由于江青等人的干扰，从1974年初往后的整整半年，没有任何党内职务，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过问，他才担任了沈阳军区党委第一书记。

1975年1月，周总理带病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，当时的情景异常感人。总理在主席台上见到李德生，紧紧地握着李德生的手，彼此相对无言，久久没有松开。李德生也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

1976年，是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迭出的一年。1月8日，周总理逝世。丧事从简的安排，使外地政治局委员不能到北京参加吊唁。李德生心中的悲痛无以言说，他在自己的住所挂上总理遗像，整整坐了一天，粒米未进，只是不停地流泪。当年9月，毛泽东逝世，李德生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。看到主席遗容，李德生无法抑制悲伤，尤其联想到国家的命运，李德生扼腕顿足。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发文为李德生彻底平反，恢复名誉。

## 不断学习的精神 是他给子女的传家宝

继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之后，33年之后李德生又被授予上将军衔。一个穷山村出身的放牛娃，就这样步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行列。这其中除了他在战争中军功显赫之外，他在战争间隙、平时时期不断学习，不断增强的求学意志，也非常人所及。

李德生还在家乡替人放牛的时候，家里虽穷，但没有上过学的父亲因为不识字吃了不少亏，他还是千方百计地供儿子念点书——尽管只是边放牛边断断续续念了半年书，但李德生从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等书中接受了知识启蒙。

念书时，李德生还曾起过一个学名“李发学”，但一直没有叫开，大人孩子都只叫他的乳名“德生”。后来参加红军时，他报的也是“李德生”。于是，“李德生”这个乳名便成了正式名字，伴随他走过风雨人生。

1957年末，李德生奉命调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。接到入学通知，他感慨万千：少年时代正是坐在课堂里接受系统教育的时候，因为家贫而无法学习；参军后在作战间隙见缝插针式的学习，也难以满足他求知的渴望，如今有机会到北京进入最高军事学府学习，李德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李德生曾说自己一生是与书为友，与书为伴，他给子女传家宝，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一本字典。酷爱学习和善于学习的李德生成为全家人学习的榜样，而夫人曹云莲便担负着“督学”的职责。她曾创建了家庭督学制度：孩子们谁不努力学习就会被罚站，写检查反省，甚至偶尔还被打。这些家事李德生顾不上，有时候孩子遭家法惩罚时还给他们说情。

李德生与曹云莲的6个子女以及孙辈中，有学士，有硕士，也有博士，几乎人人都受过高等教育，学有所成。而且，他们也秉承了将军夫妇高尚的品格，李家门风赢得人们称赞。

2011年5月8日下午，李德生在京病逝，走过了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96年。

## 周末感言

# 膨大剂里的道德滑坡

□ 王文武

近日，江苏省丹阳市700多亩现代高效设施农业示范园里，许多西瓜未成熟就竞相炸裂，“瓜裂裂”令当地瓜农炸透脑筋。西瓜开裂引发关注，人们担心，使用了膨大剂，西瓜会爆炸，植物激素是否存在滥用风险，用激素催熟的瓜果会不会对人体有害。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汪良驹认为，只要是在正常使用量范围内，膨大剂是安全的。目前膨大剂在我国使用很广泛，长期的使用实践证明其对人体无害。(5月18日《新京报》) 专家初步结论说，多种因素综合共同造成丹阳西瓜大面积开裂、畸形。咱不是专家，对其结论不作评价。但“西瓜膨大剂在我国广泛使用”、“对人体无害”、“是安全的”等专家声音，着实刺伤了笔者。“是药三分毒”，“膨大剂”氯吡吡素不仅含毒性，更对人体皮肤刺激轻微，对眼睛有刺激，怎么就成“无害”的了？对于植物生长调节剂，专家所谓“膨大剂安全”和“牛肉膏合法”如出一辙，也是种典型的道德滑坡。

安全、质量等事故，近年来可谓层出不穷。每天的新闻里，它们捆绑了观众的神经，在一桩桩人祸的背后，我们都能看到伤心地看到，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合跳的一出又一出“贴身拂面热舞”，无数本该戴上“镣铐”或应彻底打入“死牢”的事故隐患，却成了最洒脱的舞者。没想到，专家也成了“帮凶”，在背后“摇旗呐喊”。

前不久，温总理同国务院参事座谈时，曾说道，“诚信的缺失、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”。很多论者把这句话理解为对生产者 and 监管者的批评，但“膨大剂安全”的新闻告诉我们，在全社会呼唤企业流淌道德血液、监管者刚性执法的同时，或许更应该关注所谓的专家学者，也该流淌着怎样的血液。

专家如今四处走穴，走的地方多了，说的活分量重了；露脸的机会多了，出场费越来越高。用自己的观点赢得劳动价值本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，但倘若成了一些人利用的工具，未免就成了贻害社会的“言论武器”，达到“兵不血刃”的结果。

专家学者属于公共社会的资源。当其身上承载着公众和政府共同的期望时，社会责任永远是最大的。不希望专家、学者、教授“不务正业”，希望专家们能敢于责任担当，对得起“学者”两个字。当专家脱离社会和现实、违背公众和常识，“人格”就有问题了。